世界文学名著经典（小智童普及版丛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 Tie Shi Zen Yang Lian Cheng De

主 编：启　迪
编 译：石延博　杨子江　王　芳　崔　丽
　　张　森　梁　莉　王文仓　蒲　煜



希 望 出 版 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启迪主编.—太原：希望出版社，2006.1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小智童普及版丛书）
ISBN 7-5379-3649-8

Ⅰ.钢… Ⅱ.启… Ⅲ.长篇小说—苏联—缩写本 Ⅳ.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5295号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小智童普及版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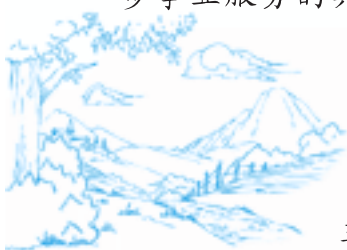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希望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新华书店经销 石家庄大视野地图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 × 1092 1/32 印张：7.5 字数：130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石家庄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79-3649-8/I・427
定价：9.00元（全套定价9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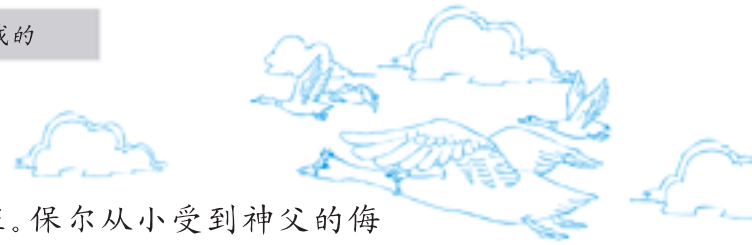
导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是苏联文学中的不朽名著之一。它因成功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而赢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喜爱，并在中国的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年出生于乌克兰，父母都是工人，因家境贫寒，只读了3年小学便被迫打工谋生。十四岁的时候，他志愿参加了红军，并成长为一名机智勇敢的侦察员。后因重伤复员，转入地方工作。1927年，他由于劳累过度旧伤复发，导致全身瘫痪，不久又双目失明。但残疾的身体并未摧垮他的意志，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在病榻上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一出版便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国内外人士的好评。正当奥斯特洛夫斯基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时，无情的病魔夺走了他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典范。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述的是英雄保尔的生活经历，反映了苏联革命和建设初期的社会面貌，揭示了苏维埃国家的新一代在紧张激烈的革命风暴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英雄人



物的过程。保尔从小受到神父的侮辱和老板的压迫，这使他具有了一种自发的反抗精神，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培养下，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无论是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还是在极端困难的建设环境里，保尔都克服了无数艰难困苦，表现出极大的智慧和坚强意志。在病魔的无情打击下，他仍能从瘫痪和双目失明的巨大痛苦中振作起来，重新投入战斗，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光明和目标。

保尔这一形象之所以具有鼓舞人的力量，就在于他有倔强的个性和坚韧的毅力，他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激励了无数陷入困境的人们，使他们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这部小说作为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给富于求索的人们以无穷的动力。

这部小说不仅具有人物性格鲜明的特点，而且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苏维埃革命建设初期紧张炽烈的典型环境，深刻地剖析了人物的心理特征，并把冷静周密的客观叙述同激昂的革命激情融为一体，从而使整部小说的艺术描写既真切自然又富有诗意。此外，这部作品语言朴实优美，富有表现力，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目录

第一部 …… 1

第一章 食堂里的小伙计 …… 1

第二章 枪的故事 …… 11

第三章 初恋的日子 …… 23

第四章 混乱的时局 …… 36

第五章 营救朱赫来 …… 44

第六章 意外脱险 …… 54

第七章 开展工作 …… 73

第八章 驰骋疆场 …… 89

第九章 负伤之后 …… 98

第二部 …… 112

第一章 丽达老师 …… 112

第二章 铁路建设者 …… 121

第三章 沸腾的生活 …… 140

第四章 军训营政委 ……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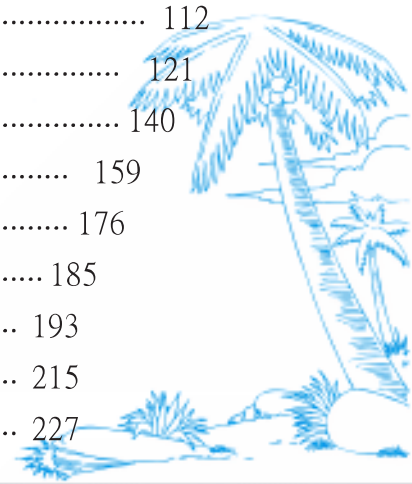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党派之间的斗争 …… 176

第六章 爱的遗憾 …… 185

第七章 潜伏的病魔 …… 193

第八章 坚强地活下去 …… 215

第九章 拿起新武器 …… 22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一 部

第一章 食堂里的小伙计

胖胖的瓦西里神甫，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望着全班同学说："节前去我家补考的，都站起来！"

四个男生、两个女生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惊恐地望着神甫。

神甫让两个女孩坐下，然后死死盯着四个男孩："过来吧，宝贝们！"

"你们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男孩小声说："我们不会抽，神甫！"

神甫气得脸通红，骂道："混账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谁撒的？把口袋翻过来，快点！"

三个孩子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

神甫仔细地查看着，连口袋的每一条缝都看过了，什

【气势汹汹】 形容发怒时很凶的样子。
【战战兢兢】 形容因害怕而微微发抖的样子。

么也没找到。

第四个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一件灰衬衣和一条打了补丁的蓝裤子。神甫拿眼睛盯着他问:“你像个木头人,为什么不动弹?”

那孩子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知是谁干的吗?你以为你还能在学校呆下去吗?上回看在你母亲求情的份儿上留下你。这回可没那么便宜,你给我滚出去!”说着,神甫揪着男孩的耳朵,将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谁也不明白保尔为什么被赶出去,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知道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几个同学去神甫家补考,在厨房等神甫时,他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撒在了神甫家过节用的发面里。

保尔坐在门口最下一级台阶上,发愁地想:怎么办呢?母亲给人家作厨娘,从早累到晚,为他操碎了心,可怎么向她交待呢?

下课了,孩子们拥到了院子里,团团围住保尔,谁也想不出办法来帮助他。

校长叶夫列姆向保尔吼道:“柯察金!马上到我这来。”

保尔被学校开除后,母亲在车站食堂为他找了一份差事。

【鸦雀无声】 形容非常静。

【差事】 被派遣去做的事情。

“几岁了？”老板问。

“十二了。”母亲代他回答。

“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对旁边一个女招待说：“济娜，领他到洗刷间，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保尔随女招待穿过餐室，走向洗刷间的旁门，母亲在后面小声嘱咐他：“保夫鲁沙，你要好好干哪，别丢脸！”

洗刷间里人们正忙得不可开交，桌上的刀叉盘碟堆得像座小山，洗家什的大木盆盛着开水，雾气腾腾的。保尔刚一进来，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不知道站在哪儿好。

济娜走到一个正洗家什的女工前，扳着她的肩膀说：



“弗罗霞，这个新来的孩子是派给你的，你给他讲讲该干什么活儿吧。”她回头又对保尔说：“弗罗霞是这儿的领班，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保尔轻轻答应一声，就看着站在面前的弗罗霞，等她发话。弗罗霞一边擦汗，一边打量保尔，很快，她用悦耳响亮的声音说：

【不可开交】 无法摆脱或结束。

【领班】 厂矿、企业里领导一班人工作的人。

“小弟弟,你的活儿不难:一大早要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开水,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再有就是看活儿紧的时候,帮着擦擦刀叉,倒倒脏水。活儿不少,够你出几身汗的了。”

这时,洗刷间进来一个高大结实、有些斜眼的堂倌,捧着一大摞脏家什。他看见保尔,就问:

“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说。

“哦,新来的。”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茶炉前,“这两个茶炉你可得烧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断了开水。可是现在你看,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也快熄火了。今天饶过你,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光,懂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说,立即烧起茶炉来。他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那个能装四桶水的大茶炉立即冒出火星。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飞跑到外面倒掉,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柴,一会儿又把湿毛巾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让他干的活儿他都干了。直到深夜,他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到下面的厨房去。

保尔手脚不停地干了一个通宵。早晨七点,一个看起来流里流气的男孩儿来接班。他看什么都弄妥了,便两手插入口袋,斜眼看看保尔,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

【堂倌】 饭馆、茶馆、酒店中的招待人员。
【通宵】 整夜。
【腔调】 说话的声音、语气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嘿，你这个饭桶，明早六点来接班。”

“干嘛六点，”保尔问，“接班不是七点吗？”

“叫你六点就六点，再啰嗦小心我叫你脑袋上长疙瘩，你小子才来就想摆臭架子吗？”

这男孩的无赖腔调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忍着气，铁青着脸说：

“你老实点，别想欺负人。明天我七点来，你想打架，就试试吧，我不在乎！”

男孩儿倒退了一步，吃惊地望着怒气冲冲的保尔，想不到碰了这么个大钉子，一时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好，明天走着瞧。”他含含糊糊地说。

这一天总算平安度过。走在路上，保尔感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了。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他吹了声口哨儿，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学校把我赶出来，倒也不坏，要不该死的神甫，也不会让人安生。我真想迎面吐他一脸唾沫。”这样想着，保尔到了家门口。

母亲正忙着烧茶，一看见他，忙问：

“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随后，他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的宽大后背。

哥哥对他一向严厉，保尔有些怕他，但阿尔焦姆不总

【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形容受窘或发急。

在家,在铁路上修车。保尔嘟囔说:“他怎么回来了?”

“是啊,他昨天刚到家。以后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儿。”母亲说。

阿尔焦姆又黑又浓的眉毛下,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他盯着保尔说:“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你可真好!”

“阿尔焦姆已经都知道了,”保尔心想,“这回说不定要挨骂,也许还要挨顿揍。”

但是阿尔焦姆并没有要打保尔的意思,他看保尔的目光说不清是蔑视还是嘲弄。

“这么说,你已大学毕业,各门学问都到手了,现在倒起脏水来了?”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上冒出来的钉子头,一言不发。阿尔焦姆却站起身,到厨房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时,哥哥平心静气地问他班上发生的事情,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

“好吧,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可要小心,干活儿别耍花招儿,要再从那儿给撵出来,我可要你的好看。母亲已经够操心的了,你个鬼东西,到哪儿都惹事,该闹够了!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去机车库做学徒。你要争气,要好好做人。”

【蔑视】 轻视;小看。
【平心静气】 心情平和,态度冷静。
【花招】 欺骗人的狡猾手段、计策等。

保尔所在的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这个车站是个有六条铁路往来的枢纽站，总是乱哄哄地挤满了人。

保尔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他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他经受了许多苦难，去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可厨子头儿不喜欢这个倔头犟脑的男孩儿，常打他耳光。要不是他干活儿舍得花力气，干得又比谁都多，他们早把他赶走了。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消停下来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厨房储藏室赌钱。

保尔非常憎恶他们：这帮下流坯，只不过把菜端上去，将空盘撤下来，就要挣这么多钱。保尔认为他们跟老板一样，都是他的冤家对头。

在生活的底层，向保尔扑面而来的都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他期待有一天能摆脱这个地方。

每次当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在架子上时，厨房已经没有别人了，他总是跟上来，和保尔呆在一起。

这天，克利姆卡爬上柴堆，看了看闷声不响的保尔："你怎么啦，对着炉火作法吗？"

保尔的目光从火上移开，又凝视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第一次看到伙伴这种忧郁的神情。

"保尔，你今天有点古怪……"他想了想又说，"你碰

【枢纽】 事物的关键或事物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
【凝视】 聚精会神地看。

到什么事了？”

保尔说：“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干活的那天起就不怎么的！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干活，可得到的报答呢？雇咱们的是老板，可随便哪个人都有权揍你。”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赶忙打断他：

“别这么嚷嚷，说不定会让人听见的。”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要离开这儿，这里是地狱。”

克利姆卡担心让人听见，急忙把通向厨房的门关好。

保尔坐在桌旁，疲倦地支着头。克利姆卡往炉中添了些柴，也在桌旁坐下，问保尔：“今天咱们还读不读书？”

“没书读了，”保尔回答，“书亭没开门。”

“难道书亭今天休息？”克利姆卡惊讶地问。

“卖书的被宪兵抓走了，还搜走了一些东西。”保尔说。

“为什么抓他？”

“听说是因为搞政治。”

克利姆卡莫名其妙地看着保尔：

“政治是什么呀？”

保尔耸耸肩说：“鬼才知道，要是谁反对沙皇，这就叫政治。”

克利姆卡听得打了个冷战。

“难道还有这样的人？”

【宪兵】 某些国家的军事政治警察。

【莫名其妙】 没有人能说明它的奥妙，表示事情很奇怪，使人不明白。

“不知道。”保尔回答。

保尔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那是1月里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接班的人却没来。他虽然很累，可不得不连班再干一天一宿。

保尔拧开了水龙头，可没有水，看来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躺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子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起来。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又漫出来，顺着瓷砖淌到地板上。水漫过地板，从门缝流进餐室。



一股股水流到熟睡的旅客的行李下面，谁也没发觉。等到水把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浸醒，他跳起来，大呼小叫。食堂顿时乱作一团。

普罗霍尔正在另一餐室收拾桌子，听到旅客喊叫急

【行李】 出门所带的包裹、箱子等。

忙跑回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旁,用力打开门,被门挡着的积水一下子涌了进来。此时喊声更大了,几个堂倌跟进洗刷间,普罗霍尔直奔保尔。

拳头雨点般落下来,保尔简直疼糊涂了。他眼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痛,勉强一步一挪地回到了家。

阿尔焦姆沉着脸,让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好,你躺下吧。”阿尔焦姆穿上羊皮袄,走出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一个陌生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她回答。

当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进洗刷间时,阿尔焦姆上前一步,大手按住堂倌的肩膀,目光炯炯地盯着他问:

“你为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堂倌想挣开肩膀,但阿尔焦姆狠狠地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想爬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拳,把他打在地板上,再也起不来了。

这天晚上,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六天以后才回到家。那天晚上,母亲已睡下,保尔还在床上坐着。哥哥走到床前,深情地问:“怎么样,弟弟?好点儿了吗?”他在弟弟身旁坐下。“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儿吧。我已替你说好了,你在那儿可以学一门手艺。”

保尔紧紧握着阿尔焦姆的大手。

【炯炯】 形容明亮(多用于日光)。

第二章　枪的故事

“沙皇被推翻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小城，人们都不敢相信。当一列火车载着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开进车站，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被逮捕时，大家才知道传来的消息是真的。

后来，一队近卫骑兵团驻进城里。骑兵们个个红光满面，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他们戴金色肩章，马裤上镶着银色的绦子，每天派人去车站抓从前线开小差的逃兵。一切和沙皇时代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

对于保尔、克利姆卡、谢廖沙而言，什么都没变，主人还是原来那些家伙。等到1917年的11月，情况终于有些不同，车站上出现了一些号称“布尔什维克”的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

1918年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子

【袖标】　一种戴在袖子上的标志。
【上校】　军衔，校官的一级，高于中校。
【红光满面】　形容人的脸色红润，有光泽。

“六十六点”,就跑到保尔家的小园子,在草地上躺下来,琢磨怎么消磨这一天。这时一阵“嘚嘚”的马蹄声响起来,大路上一个骑马的人疾驰而来。马上的人向保尔他们挥挥鞭子说:

“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赶紧跑过去。骑马的人浑身是土,衣服、帽子上落了厚厚的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把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手榴弹。他说:“小朋友,弄点水来喝!”保尔飞快地跑回家取水。骑马人又转身问谢廖沙,现在城里谁掌权。

保尔端来水,那人接过一饮而尽,然后朝松林驰去。

“他是干什么的?”保尔问克利姆卡,克利姆卡耸耸肩膀。谢廖沙十拿九稳地说:“又要换政府了,要不列辛斯基一家怎么都跑了呢。有钱人一跑,游击队就要来了。”

三个人还没说完,公路上又传来“嘚嘚”的马蹄声。公路两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最前面的两个人,一个胸前挂着望远镜,腰系军官武装带,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另一个正是刚才要水喝的人。

刚才骑马的人,朝他们点点头,用鞭子指指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问:“谁家的房子?”

保尔跟在这人的后面,边走边说:“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他昨天跑了,看样子是怕你们。”

【手榴弹】一种用手投掷的小型炸弹,有的装有木柄。
【十拿九稳】比喻很有把握。
【游击队】执行游击作战任务的非正规武装组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